

外婆

□赵境

当一瓣完整的、不带一丝橙络的橙子装满暖阳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打断了我与妹妹手舞足蹈的高谈阔论。

我先是一愣，熟练地伸向那双布满老茧、小拇指关节变形的手，以微微颤抖、略微夸张的张大嘴巴满口吞下。看到汗水和“甜——”字从我的嘴角流出，那双被岁月拉扯到下垂的眼皮遮盖一半的眼球闪出光芒。我知道，接下来她的嘴角开始上扬，只戴着一半的假牙会从上唇露出，而后带动整个花白的、微卷的、粗硬的短发的脑袋微微摇摆。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对铺满褶皱的面庞说：“婆，再给公主来一瓣！”自然，我会无视坐在我对面的大妹和小妹露出的嫌弃略带嫉妒的表情。她们的待遇，远在我之后。这是家中老大的光环。

这画面，从儿童时期能挖掘到的最深处就有重复的出现，大多也是在冬天。铁炉上铺满皮烤成焦黑色的橘子或者野生的小沙梨。我静静地坐在炉子边，盯着电视里看不太明白的黑白画面，听着外婆重复的回答：“对，戴五角星帽子的是好人，龇牙咧嘴的是坏人……”

得到满意的回答，我才会慢吞吞地张开小嘴，把外婆趁着滚烫剥好皮的沙梨咬一口再迅速吐出。外婆总会想尽各种办法让我多嚼一会再吐，大多是如何保证下一颗一定是没有涩味、只有最甜的甜……

就这样，在一颗又一颗的谎言里我的咳嗽慢慢退去。在没有咳嗽、恢复活蹦乱跳的时候，总会有大快朵颐的瓜子

仁。一把一把被我送到嘴里时，外婆总把眼睛眯成一条对着我说，慢点吃，罐子里藏的还有。

“尝尝这个。”突然两粒花生仁再次截断脸前阳光。我的眼睛开始忍住情绪的冲刷，迅速将头扭在阴影的一面。毕竟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漫长的奔波与生活中，除了外婆，根本记不起曾被人如此细心的疼爱在哪里还有重现。也庆幸没有，才得以拥有我和外婆的独家甜蜜记忆。

她快九十岁了，起身的时候腿脚越来越迟缓，有时候的行为还像个孩子一样。这次见到我们到来，更是颤颤巍巍取出家里所有好吃的，摆满一桌。一边投喂一边跟我讲那些曾听过无数遍的过往。不似其他家人已经听得耳朵起茧，不愿意敷衍，各自刷着手机。我记忆力好，忘性更甚，以至于每次听外婆讲，都像第一次一样喋喋不休地回问，这时她会提高讲述的声音。笑声大时，一阵咳嗽里，她突然发觉自己的手是闲的，于是桶里的花生仁又开始在稀疏的“噼里啪啦”声里增加。

稀疏的声音越来越小。我示意她停下，我把花生放在食指上，用大拇指轻轻一按花生仁就潇洒洒洒而出。她看着我笑了，按照我的方法按了按，花生纹丝没动。我怀疑地拉起粗硬的、比我的手掌大一圈的手放上花生，我顺着她的手指按下，花生依然如坚石未动。我不服，站起来按着外婆的手反复尝试。外婆笑着说：“傻孩子，这手指早就不行了，这指头不是不听话，是没有力气喽。”然后用饱满狭长大拇指的指甲抠进花生壳，一条缝隙被掰

开再用食指取出花生粒，一粒又一粒花生落在桶里，砸在我的心上。我的胸口仿佛有一大把花生壳堵住，翻滚抽搐，我用力清了清嗓子，不让谈话停顿。外婆轻描淡写地说出疫情时候，在舅家剥花生，整个大拇指上的指甲被撬起脱落。我现在看到的是半年后长出来的新指甲。我握住那双手，不许她动，一下也不行。

玻璃房的阳光照着我俩，影子里的我们重叠着。我拉过矮一点的椅子向她凑近，仔细地端详着外婆的脸，就像我小时候躺在她怀里的视线一样。松弛的皮肤褶皱里又多出的老年斑赫然浮现，仿佛画家在曲折的树干新添加上的苔点。我想伸出触摸时，外婆轻轻退出我的手，说她喜欢剥花生，这样时间能过得快一点……

“为什么要快一点，您不开心吗？”

“开心，婆可开心。您妈、姨和舅都那么孝顺。他们过得好，我都开心勒！”

“现在自己不用做饭，每天饭都端在面前，感觉美不？”我试图找话，打破空气里的沉闷。

“美啊，就是人啊只活年轻最好，别活老……”

外婆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我有多久没看望她了？多久没有感受过她的心事？

我假装迟钝继续问：“如果再年轻一点，您想干嘛呢？”

“我想回到跟你外公之前生活的老房子住。自己一个人做饭，想吃什么做什么……酥点茄子，蒸点野菜，好久都没烙

你们都爱吃的饼了……”

“那还不简单，我跟母亲舅舅他们商量一下，我陪您回去住！”

“别，我现在就很好。轮流住着，吃的住的都是最好最有营养的。这样，每个孩子都能看到我，他们也就不应急着天天来找我，就不影响工作，多好了。答应婆什么也不要给他们说……”

我被沉默打败，脑海里涌出母亲曾说过外婆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受一点委屈。只是孩子想要的，即便是在极贫困的年代，无论是衣服还是吃的都能得到。大年三十，母亲羡慕同学的红色大襟棉袄。家里买不起新布，外婆连夜用结婚时的衣服，改好，摆放在初一的床头。对此，我也深有感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小学走读，住在外婆家。一天中午，她已经把面条擀好。我从对门悻悻而归。当得知对门吃饺子，我被劝回来时，她什么也没说，挽起袖子。半个小时，从剁馅、和面、包好，到热腾腾地端在我的面前……

我不敢再回忆，我怕外婆看出我的心事，我怕我强制接她回家，我怕我会说出难堪的话语……而我什么也没有做，默默掏出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抱了抱。回楼下和家人寒暄一阵匆匆离去。

心口的花生壳一直在膨胀。我又想起曾经的梦想，开一家养老院，把外婆和爷爷接在一起。疫情的三年，这一切都被我遗忘了……可外婆还有多少个三年，我能做什么、该做些什么才是最恰当的，为我们身边的老人。

变形课桌

汝州市实验小学六(九)班 崔艺琳 指导老师 郭晓娜

“咦，我怎么变成了课桌了，难道这是？”

我得到了一颗神奇的药丸。药丸的说明书上说，谁吃了它，就可以变成成为自己最应该变成的样子，而且在变形后有很大收获。我觉得我最应该变形成为一个“学霸”，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吞下了这颗药丸，不料却变成了一张课桌。

为什么会这样？我仔细回想最近发生的事。对了，前天课间我和同学玩耍的时候，和同学聊起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聊到鲁迅为了提醒自己已不迟到了这颗药丸，不料却变成了一张课桌。

为什么会这样？我仔细回想最近发生的事。对了，前天课间我和同学玩耍的时候，和同学聊起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聊到鲁迅为了提醒自己已不迟到了这颗药丸，不料却变成了一张课桌。

我仔细打量自己：结实的身板，平整的桌面，光亮的油漆，外观还不错。我正在自我欣赏时，班上一个胖胖的男生左手抱着篮球，右肩挎着鼓鼓囊囊的书包，摇摇晃晃走来，随手就把重重的书包摔在我的身上，然后还把脏兮兮的篮球塞到桌斗里。这还不算完，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把一双臭脚丫子伸到桌面上，简直要把我熏得昏过去。我大声地抗议：“快把脚放下去。”但是他却丝毫听不到我的声音。

这时候他的凳子对我说：“新来的，你的前任桌子就是被他弄坏的，

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呢。”我心里害怕极了，他会不会也像我变形前对桌子做的那样乱刻乱划呀？好在上课时一切平安无事，下课时，大祸就临头了。他和前面一个调皮的男生在闲聊，得意洋洋地说：“看到我这张新课桌了吧？这么好的桌子，我们是不是得留个标记什么的？”那个男生的课桌也是惨不忍睹，桌腿上被美工刀划得伤痕累累，他跟着附和这个坏主意。两个家伙各自从文具盒里取出美工刀，开始仔细研究从桌面上哪个位置下手。看着他们举起的美工刀那锋利的刀片，我大声呼救：“救救我，救救我……”

“啾啾啾啾，叽叽叽叽”，耳畔传来一阵清脆的鸟叫声，我用力一蹬脚，被子从我的身上滑落到地下。我这才明白，刚才的一切，竟然只是一场梦。我的心里还在咚咚乱跳，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虐待我的课桌了。

从梦中惊醒的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桌椅板凳、文具书本这些学习用具，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为我们服务，即使它们没有知觉，我们也应该爱护它们，做个文明学生，我们要对自己负责。



萌芽

难

忘

炊

烟

□王俊刚

今天空闲的时候和妻视频，说起炒菜锅不好用，炒菜老是糊锅。妻说那就买个新的吧，毕竟你做饭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

自从和妻一起到上海打工以来，我们虽在同一个城市，却很少在一起。9月2号我们一起去到上海，我3号去上班以后我们就两地分居了，这么漫长的时间我给妻送过三次东西，每次到一起也顾不上多说话，就急急忙忙分开了，因为我要回去上班。坐地铁每次去妻工作的地方需要好几个小时，而我上班两班倒，我上夜班，要吃饭要睡觉，所以每次都是匆匆忙忙。

妻是做护工的，需要不停地奔波劳碌换地方。我做保安固定一些，上夜班，白天可以给妻送东西。

我做保安自己做饭，以前在家的時候，都是妻做饭，我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享清福。现在我能做饭吃而妻不能，医院里的病号饭实在没味道，因此我会偶尔给妻送点水果、咸菜、酱豆之类让妻买馒头当菜吃。

好久不在一起，虽然能视频，但还是向往以前的美好日子。家有炊烟才像家，家里没有烟火气就少了家的味道。

以前在家里我和妻都上班，但到了晚上脚脚我我地在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很温馨，很浪漫。现在我和妻近在咫尺，却如同远在天涯，在同一个城市，却如同远在海角。

现在城市都用上了电气化，基本上没了炊烟，在小区晃悠，虽然能闻到饭菜香，却看不到炊烟。

炊烟是儿时的温暖。每天傍晚，整个乡村沉浸在袅袅炊烟里，虽没有饭菜香，却有希望的烟火气。看到炊烟，你知道那是家团圆，那是家的温暖与温馨。能看到家里的炊烟，心里就有了底，知道家人都在。

小时候做饭用的都是秸秆、柴火、树叶之类的。那时候煤炭是奢侈品，农村用得很少，因此每天到了做饭的时候家家炊烟，家家风箱响。

那时候物资匮乏，特别到了冬天，晚上很少做饭。那时候我家人口多，能够吃的东西少，做不做晚饭要请示父亲。父亲很威严，我们都怕，只有小妹是父亲的眼珠子，就让小妹去问父亲做不做饭。小妹小，还不会完全说话，就学着风箱的声音给父亲说晚上咕哒咕哒。咕哒就是风箱的响声，父亲说咕哒，小妹就高兴跑回来说咕哒，于是家里炊烟飘起。

乡村的炊烟最美是在冬天的傍晚，夕阳犹在，树木没有了叶子，整个乡村就迷幻在树林中。特别是炊烟高过林梢，一团团白与黑的缥缈慢慢升起，随着微风扶摇而上，然后慢慢散开，于是鼻腔里就充满了柴火的焦香，过不了多久饭菜香随风而至。

记得以前家里的围墙边就是柴火垛，有木柴，有秸秆，有树疙瘩。木柴和秸秆是做饭用的，树疙瘩是冬天取暖用的。

大的树疙瘩要劈开，大的木柴也要劈开，靠墙码着，下雨天要用东西盖住，要不湿了就无法做饭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已经开始烧煤了，但柴火还需要，因为煤需要用柴火引燃。后再有了煤球，炊烟就少了。再后来烧气用电，炊烟时代结束，炊烟也成了怀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炊烟是儿时的记忆，是莫名的乡愁。

有炊烟的时代，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的，无忧无虑。没有了炊烟，家少了团圆，少了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怀念炊烟，难忘炊烟！

传承

□邵天森

文明溯源至雪山之巅看那小溪涓涓
历经千沟万壑依然奔流向前
使命所在终将成就气象万千
绣出祖国的壮丽山川
必能成就文明起点

三星堆蚕丛的纵目凸显卓尔不凡
高大的神树勾勒出神秘图案
那沉睡数千年的黄金面具半片
一朝醒来依然让世界惊艳
中华文明追溯到更遥远的从前

仓颉造字记录了神农和轩辕
成就了炎黄子孙的文明起源
殷墟那龟甲和兽骨承载着文字雏形的重担
无论是金文还是小篆

袂曳黄玉龙飘逸着永远的蕴涵
何尊述说着中国的厚重
汉铭记录着东方的灿烂
苍凉戈壁大漠风沙中的敦煌飞天
无不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繁衍
撒捺方正中包含着一脉相承的渊源

浩如烟海的文学中彰显诸子百家的睿智论辩
无论是诗家绝唱还是竹书纪年
在喧嚣的声音中难掩厚重的容颜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
文明的传承始终未断

大河流域不息文明一脉相传
从春秋战国中走来必然会遇见秦汉的壮丽诗篇
走在魏晋南北朝的岸边必将邂逅那悠然采菊的陶潜

一张口就秀出了盛唐的李白传承到苏轼那把酒问天
驼铃声里凿穿西域的张骞让华夏文明飞越万水千山

秦砖汉瓦画柱雕栏 寺庙楼阁宝塔佛龛
五岳名川长城蜿蜒 在历史长河中沉淀
穿越河流翻过山巅 高声放歌梦中呼唤
文明溯源生生不息亘古流传
华夏儿女坚守文明传承的初心不变

浣溪沙·感恩父母

刘转运

养育之恩重似山。家风俭朴代相传。思人睹物泪潸然。半世殷勤耕日月，一生辛苦种春天。阴阳两隔孝难全。

水调歌头·有幸入诗群

恽振伟

素爱诗词美，有幸入诗群。结交吟友，研习平仄破迷津。炼字遣词争论，入病四声探讨，辨伪好存真。共赏名家韵，夙夜觅诗魂。

观杏花，赏红叶，赋行云。闲来结伴，眼底美景入诗文。屏里数张合影，笺上诸多酬赠，每晤有余温。诗苑相知久，心里自然亲。

慈母恩

张志峰

寻常光景质淳心，乡野偏居度岁阴。
耕作持家育儿女，惯迎晓月待星沉。

感谢好友

兰晓辉

青春岁月早相逢，心语交谈身影同。
雨雪风霜长做伴，花开一路笑春风。

感恩母亲

闫景社

一缕炊烟香四季，十年寒暑瘦身形。
小家平淡有温饱，懵懂少年初长成。

感恩母亲

张占国

曾忆下乡煮饭忙，粗心任性做羹汤。
熟生成淡全不识，恳请慈母替品尝。

长相思·高堂思

昼里忧。夜里忧。忧见高堂白发稠。匆匆岁月流。愿常留。孝常留。孝道温情心自修。厚恩深似秋。